

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部分有感

2020 级汉基 1 班邹肖瑶

一、总概

索绪尔是瑞士著名作家、语言学家，是后世公认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由他的学生根据他上课时同学们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其中所提出的全新的语言理论、原则和概念，为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对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在反复阅读完《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部分后，虽不得不承认因其专业术语之丰富，文化差异之阻碍，自身学习之不足，仍有许多地方无法透彻的理解与解读，但笔者愿就所能领会的部分，加之所体验的实际，对文本内容做出梳理与分析，同时结合笔者的直观感受，陈述一些私认为值得改进值得深化的部分。

二、内容综述

笔者认为，在地理语言学部分，索绪尔先生逐层递进，由表及里，由一般到具体地论述了语言地理学的体系。首先，他明确指出了地理语言学与前篇的不同，地理语言学已经划分为外部语言学领域，并强调了地理语言学作为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这一特征，使得笔者对于该学科地位有了初步认识。紧接着，书中内容依次介绍了地理语言学中的两大概念“语言差异”与“地理差异”，并且引出了“语系”“方言”“自然语言”“文学语言”等基本概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地理的差异不仅仅归结于空间的差异，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由此引出了贯穿全编的研究原则——为了考虑最基本的现象，我们将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自然的事实应该就其本身来研究。接下来，则真正开始展开关于地理差异的原因分析。他首先明确指出了空间本身对于语言不能起什么作用，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同时还以“殖民者离开 A 在 A' 登陆的第二天所说的语言和前一天晚上完全一样”这一简洁易懂的例子作为证明。紧接着进一步探讨时间差异的问题，指出了时间之于地理语言的规律，即演化是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构成了许多局部的事实，每一个创新都是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由此自然而然地具体到方言与语言的规律问题，文掌具体分析了因分类标准、居民的迁移、共同语向土语的扩展等原因，他们两都没有自然的界限这一问题。最后一章，又开启了一个关于地理语言学的新主题——语言波浪。它指出，语言的传播会有两个相反但又同时作用的力在发挥效能，一种力量叫做乡土根性，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人所固有的恋家心理，大部分人会坚守自己小时候所学的语言；而另一种力量叫做交际的力量，这是人作为社会动物不可逃避的参与交流中所产生的语言现象，这两种力量，一种会促进方言特征的保护和传承，一种则会导致语言的扩张和内聚，而交际的力量尤其特别，因为它会产生两种相反的作用，起着既防止创新的产生又接收和传播创新的作用，这期间取决于交际的实际环境。而索绪尔这一讲解也从辩证的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交际力量的特殊性。同时他又指出，尽管两种力量的大小比例不同，他们总是在同时起着作用的。最后，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在分隔的地区和联系的地区不同的情况，明确指出了这两者是非对立的但是是需要严格区分的这一研究原则。综上，《普通语言学概论》地理语言学一编中将研究的原则和研究的规律两部分的内容贯穿始终，在向读者普及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的同时还渗透了当时的研究准则，内容充实，内涵丰富，值得反复品味与理解。

三、个人理解与体悟

虽然说篇章中的一些外国地区于我而言十分之陌生，但反复通读其中的一些知识点与内容，再结合了我周遭的实际情况，也不乏有更加啊透彻的理解。如文学语言这一部分，文学

语言指的是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语言，我们会选择现存的方言作为共同语，但共同语也会与一些方言相结合，不再是纯粹的闭守的方言。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官话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汉民族共同语，因为北京属于中国的政治中心，故而选择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并不奇怪，而在推广与使用的过程中，其方言特征为各地区方言特征所融合，正如书中所说“语言的不变性是不存在的”“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方言”异彩纷呈的方言影响着北京话的变化，这归根结底，还是最后一章所谈的交际问题，可以见得，语言的规律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穿越百年，仍然在各个地区发展践行着索绪尔所提出的地理语言变化规律。而第二点则更加直接，文章中指出，如果一种语言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在它的领域内的所有地点上都可能产生土语差异，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同一种语言在某一时候流行于整个地区，五个世纪或十个世纪之后，住在这地区两端的居民可能连话也听不懂了。正像一个旅行家从这个国家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在每个地方都只能看到一些非常微小的方言差异，但是他越往前走，这些差异就一步步积累，终于使得出发地的居民无法听懂。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地说出了语言差异的渐进性，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一位 A 同学居住在广东的化州地区，该地区是粤语方言者；另一位 B 同学居住在广东的江门地地区，该地区同样是粤语方言区。在偶然的的机会，我听到了 A 同学和 B 同学在电话中与父母交流时的状态，它们都使用了粤语方言，但是无论是读音、语调还是停顿都有极大不同，对于我这个非粤语方言者来说，是极难判断出他们都是讲粤语的，而随着我进一步的提问，我发觉，从化的方言里常常会带有尾音讲话，例如：“食饭咯”，但江门却没有这一特点，这一点我在阅读的时候不禁有所联想，故而想要分享在本文中。最后一点，文中提到如果任由自然语言发展，那么极有可能形成互不侵犯的方言，这一点也十分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远有小孩与狼群生存，被援救后不会说人类的语言的新闻，近有在交通闭塞，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居于乡村的老人们往往只会自己的本地方言，直到高龄仍然如此，可见交际促使人们打破方言单一、学习共同语的重要方法。

四、个人建议

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对于大部分的观点和规律我深为赞同，但由于这部巨著成书早并且是由学生归纳整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不足，故在查找资料与结合自己的体会中，我认为以下部分可以改善，由于我学识较浅，倘若有不足，还请见谅。首先第一点，在地理语言学中所提出的各种研究规律，如研究某一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可以把分立主义的力量撇开不谈；亦或是“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殖民者离开 A 在 A' 登陆的第二天所说的语言 and 前一天晚上完全一样。因此，语言的分化实际上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时间差异。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这两个观点，都将研究的条件置于绝对理想的状态下进行，虽有利于科学的观察和研究，但脱离了实际，如第二个观点虽对空间的原因予以了解释，但是对于社会因素却是一笔带过，让人着实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经过阅读其他文献也可发现，索绪尔对于语言系统具有纯粹性和规律性这一观点在后世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中一再放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过于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与实际的语言不符。¹故而，在今后的研究之中，我们应避免将语言系统置于完全理想的结构中，而忽略了我们虽无法证明但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做到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提取具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虽有主观的色彩，但是这样的研究才是科学的、全面的、务实的！

五、结尾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毋庸置疑是划时代的结晶，书中提出的具有创建性的想法，为后世展开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支撑，并且推动了现代语言学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¹ 夏欣琳，《索绪尔语言学对当代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黑河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1】王勃然，王天娇，《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一个世纪后》评介，《书刊评介》，20201.No.2

【2】夏欣琳，《索绪尔语言学对当代语言学发展的影响与启示》，《黑河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3】曾昕，《谈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对现代语言学教学的影响——评普通语言学教程》，广告·书评

研读《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地理语言学

2020 级汉基 1 班卢家仪

在粗略翻阅了一遍这本书后，我决定选择研读第四编，也就是地理语言学这个部分。之所以选择这个部分，是因为地理上的语言差异在我看来是比较明显的，是我所能够直观地观察出来的，基本上生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有所不同的。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虽然同是东亚的国家，但各个东亚的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都是不同的。比如生活在中国的我们使用的标准语是普通话，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一种通用语。而生活在韩国的人使用的标准语是韩语，生活在日本的人使用的标准语是日语。从一些书籍和资料中了解到，韩语和日语的起源与汉字汉语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与汉字有着怎样的联系，后来又怎样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官方语言的，现在的它们与汉语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我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兴趣，因此也想多了解一些语言与地理方面的关系。

本书地理语言学这个部分分为了四章，第一章讲述的是语言的差异性。在一开头作者便指出了，研究地理语言学就离开了内部语言学进入到外部语言学中了。因为内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而外部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是一种空间上的关系。地理语言学空间上的差异体现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使用的语言不同，比如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巴西和葡萄牙主要使用葡萄牙语。这种空间上的差异让各个民族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语言的独特性，让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由来已久，原始人时便因为这种感觉将语言当作自己的一种标志与习俗；但这种归属感也会给人们带来误导性，有些人会将语言看作种族的特征而非民族的特征，这是不正确的一种观点。语言不是一种生理现象，也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完全是一个人在后天的环境里所获得的，所以语言和种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种归属感还体现在每个国家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语言具有优越性，在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却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偏见，比如体现在对外国人的称呼上，俄语中对德国人的称呼是“哑巴”的意思。

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最为明显，因此地理差异成为了语言学中最先被注意到的对象，语言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也由此决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会本能地去找寻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去将自己所运用的语言与别人所运用的进行比较，方言之间的比较是十分常见的。通常拥有多种语言使用能力的人对自身所使用的这些语言之间的共同特征会比较敏感，但可惜早期这一观察结果并未得到及时的利用，没有对语言学的研究起到很大帮助，未能得出一些切实的语言学上的结论。语言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研究促使语言进行了分类，分出了几个家族，如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等，又将分类后的家族族群进行比较，奇妙地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亲缘关系。但也不能够无厘头地随意将几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去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因为并不是所有语言之间的相似性都是可能的，都是可证明的。“所有语言之间都有普遍的亲缘关系”这一说法大致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证明的一个结论，因为有太多变化的因素是我们所无法掌

握的。

作者索绪尔将语言之间的差异分为了两种，第一种是有联系的组的差异，也就是语言家族内的差异；第二种则是一种绝对差异，是没有可识别或可证明的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的差异。索绪尔指出研究第一种差异大多采用比较的方法，语言家族内部的两种语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可能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可能处在中间状态，又或者看着毫无相似性。“差异程度很小的语言称为方言”是一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因为语言和方言之间只是量而非质的区别；第二种绝对差异有很多例子，如乌拉尔语和突厥语，汉语和印欧语系等。它们之间也可通过一些比较来得出相应的差异性结论，但它们之间的比较需要在一定的语音和心理资料条件的约束下进行。

第二章所讲述的是地理差异的复杂性。现今仍保留着对地理差异性理想化的说法：区域的数量与语言的种类数量相当。这一说法是有理可循的，因为地理分割是语言多样性中最一般的因素。但为何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呢？因为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如区域人口的迁移，这些因素会使几种语言共存于同一区域，那么就不再符合上述理想化的说法了。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两种语言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共存且不会相互混杂。索绪尔指出这种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新入居者把他们的语言凌驾于原住民的语言中。比如一个地方，先后遭遇了两个国家的殖民，那么这两个国家便先后将他们的语言带往了殖民地，这两种语言也就共存且凌驾于殖民地的原语言之上。但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近代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侵略活动所带来的，因为历史上早有了民族混杂在一起却仍然保留了语言独特性的事实，许多欧洲人都会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语言混合的情况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比如马其顿与欧洲的语言混合就完全不属于一种方式，人们通常认为马其顿的语言混合是有些混乱的，混杂了许多种不同的语言。但语言之多的混乱却也不是绝对混乱的，它们总会有着一些相对但不是非常明显的区分方法，比如说区域分布中的城镇与乡村分布。第二种情况可能是殖民化的和平渗透或者是游牧民族的迁徙。和平渗透即较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别国推行自己的文化，以逐步达到同化效果，语言的渗透就是其中关键的一项；游牧民族常会迁徙入某个国家并建立起密集的村落，同时他们还会带着他们的方言一起迁徙，这就又造成了多种语言共存的情况。

索绪尔还提出：“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影响时，语言的统一性会被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每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文明阶段时，交流和传播的需求被扩大，如果让语言自身进行自由支配，那么一种语言下的一些方言将始终处于一种互相分裂、互不干扰的状态，这自然无法满足民族文明发展的需求。因此许多国家会默认选择一种现存的方言来作为官方的传播工具，这种方言被选择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总之都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但被抬到官方层面的方言是很少有能够完全保持自身原貌的，它或多或少会汇集一些其他地区方言的要素，从而使自身的传播功能更加强大，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标准语。但大部分居民在接纳了标准语的同时也不会丢失掉原先的语言，标准语也不会绝对地排除掉一些当地的语言，因此方言和官方语言共存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说到这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最终成为我国官方语言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其他方言，比如说粤语、客家话之类的。这个问题应该也得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普通话从众多方言之中脱颖而出必然拥有它的长处所在，大致会包括受众人多、简单易学、易于分辨与方便传播等因素。

第三章讲述的是地理差异的原因。索绪尔认为空间本身是无法影响语言的，

因为距离本身并不能创造差异，地理差异只是次要方面，基本的原因时间要素常常容易被遗忘。我们很难去回答与证明其他因素如环境、气候等对语言的影响，因为我们需要深究到这一因素是何时何地影响语言的，又是为何选择那一时间那一地点来影响语言的，被影响之后的语言为何选择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发展。时间在连接地区的语言差异中具有其效能，在连接地区的语言差异中具有其效能，言语中没有绝对不变性，它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同一区域内的演变不一定会统一，它会随着地区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起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时间差异的结果可以通过一位旅行者的角度来观察，旅行者在—个国家里朝一个方向前进，可能会发现邻近村庄方言的特性有相同之处，越往前发现差异在不断地累加，但却不知道这种特性能够延伸到哪里。

索绪尔提出：“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换句话说，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同样，他还提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线。”我们很难说语言与方言之间如何区别，产生了一种文学的方言常被称作语言，而相互之间不能理解的人所说的语言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方言之间的边界线也十分难以定义。语言的分界线往往藏匿于过渡之中，由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人口迁移、共同语向土语拓展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讲述的是语言波浪的传播。索绪尔指出，在每个人类集体中，都会有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同时起作用：一方面是个人的或者地方话，即传统的“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人群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交际”的力量。交流有两种方式作用：消极的一面，它阻止了方言的分化；积极的一面，它使语言趋于统一。研究某—片地区的语言演变，可以把分离主义即个人的力量忽略在外，或者把它看做统一力量的—个否定的方面。统一的力量强大到—定程度，便可以将整个地区统一起来；否则，那现象将会中途停止，只覆盖于某—个特定的区域。

由于时间关系，对这一编的研读还是比较粗略不够精细。我大致上了解了索绪尔在地理语言学这部分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他分别论述了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索绪尔的思想领域十分广阔，对于—些他真正的意思可能我还无法完全掌握，但他确实为我们在语言学这方面的研究铺了—条明路，等待我们进步去探索。

《思考语言》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有感

汉基一班 吴思琦 2020102704

阅读这样一本在语言学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的著作时我感到很新奇，语言在我们生活中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关于它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我却知之甚少。对于我来说，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让我有机会沉淀下来思考语言。本书的专业性较强，作为一个语言学的新手，我在初读第一编有许多启迪的同时，也有一些疑惑和不解，特作此读书报告来记录下它们。

我想先谈谈这本书的对我有启迪的部分。第一编中第一章里谈到了语言是一项由两项心理要素(即概念和音响形象)联合构成的双重的东西，而不是一份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或分类命名集。这个观点给我的冲击之处在于，在看这本书之前，如果有人扔给我一个定义说“语言是一份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或分类命名集”，我想我很可能会不加思虑地同意，因为其实我从没有花过时间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显然，尽管语言是我每天都接触的东西，但是我此前并没有认出去思考过它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怎样存在于我们的脑海的？该去怎样给它下定义比较合适？阅读本书语言不仅仅是一堆语法规则和语音传达，更是思维的体现形式。我们思考着的每一天，语言系统都在我们的脑海里运转，与我们的思维紧紧相伴，甚至融合其中。我们用语言来思考，用语言来表达，以至于我们本身的思想已经和语言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一点。蔡康永曾经书里写到过这样一句话：“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初我只觉得这句话只是在警醒我们要注意说话的艺术，但此刻结合本书我有了新的体会。语言作为人类传达自己意愿和情感的工​​具，却不仅仅是一件工具，更是思维的平台。我们杂乱无章的思绪，深藏于心的情感，都通过语言来梳理整合并进行表达。这也就说明，我们的思维令我们的语言诞生，而同时我们运用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过几乎融入我们生活每一角落的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是一份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或分类命名集”这个概念当然被

证明过是错漏百出的。但这个对门外汉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的概念也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索绪尔认为这个概念不足之处之一便是“没有指出名称的本质”。名称的本质是心灵的还是声音的呢？如果是声音的，那么只要声音传译到位，每个人脑海里形成的画面或概念应该是相同的。而事实上不是，名称和事物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语言是一种符号，让我们人类不同的大脑之间得以连接和交流，但同时，语言的本质是心灵的，而每个人的心灵都各有不同，语言呈现在外部的符号性让人们对所指事物达成了相对和谐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很难真正抵达心灵。语言帮人们减削了孤独感，我们的感受得以通过语言技巧得到更好的诠释，从而被别人理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每个人的心灵依旧是孤岛，语言无法百分百地传达我们内心的概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是作为尽善尽美的表达或是思维工具。有时我们因为无法传达内心深处那精微细致的想法而运用“诗化语言”，或是创造新词，这无疑是一种创新语言的做法，甚至“创造”了新的概念。

第一编里关于共时和历时语言的重要性分析也启发了我。索绪尔将共时语言和历时语言分别比喻为连续轴线和同时轴线，这两个概念本身并不稀奇，哪怕我们之前从未刻意给这两个概念命名，但很早之前我们的脑海里就大致存在过这两条轴线。给予我启发的是索绪尔将两者的重要性作了比较。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要高于历时语言学。而理由与语言的任意性原则相联系，既然语言的形成具有任意性的特点，那么过分关注和研究历时规律和特点是意义不大的。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历时语言学之重要在于——我们现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的语言演化而来，它们就像慢慢生长攀高的藤蔓一般，最初的源头是语言的“根”，那么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索绪尔提出“历时事实是个别、孤立的，脱离于系统外的”，“历时语言学的研究个项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要研究一门语言时，我们要多关注这门语言共时的规律。历时的规律由于语言的任意性而本身不具备规律，或者说其规律都是由不确定的要素造就的，“整一类事实不会服从于某一规律，一个改动会导致许多个改动”。若要研究一门语言的纵向发展，那么或许要从每个时间点展开的横向共时事实开始研究，否则将无从下手。

但我也有一些疑惑的点。索绪尔提到，“曾有人用象征一词来指语言符号，或是指我们叫做能指的东西”，而他认为“象征的特点是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不

是完全空洞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而这恰恰是语言文字应该被视作符号而不是象征的原因，因为语言的诞生是完全任意的，其中并没有掺杂自然的因素。这个观点我大体同意，但我认为他的论述过程稍有不圆满顺畅之处。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人类社会的文明礼仪的任意性类比。人类社会的礼仪或许是规定的，并且它的传播也是约定俗成后的惯性延续。但我认为礼仪的形成伊始是存在一些自然的联系的，这一点就使得它不适合与语言作类比。以书中的跪拜礼为例，跪拜这个礼仪或许是有自然的因素参与的，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跪拜的动作是通过把一方的还把和姿态放低，来表示臣服、尊敬等意思。显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具有自然因素的，否则为何不存在某种上位者需要对下位者顶礼膜拜的礼仪呢？事实上，过去我接受的一些教导告诉我礼仪制度的确立和一个社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譬如古希腊临海的城邦相较于内陆思维更加开放，礼仪风俗也相对更为豪迈。由此也让我对语言的任意性产生一些疑惑。语言既然也是作为非物质的第二性的事物，部分也应当受到社会的影响，例如有些语言的发音更加幽微细腻，有些则更为高昂，而这些特点事实上也与说话者所处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有所联系。难道这不算作一种自然上的联系吗？我还能想到的例证是“妈妈”这个词，它的发音几乎是全球统一的，母亲这一概念是否与它的读音有非任意性的联系呢？但我查阅资料后觉得这一点很难成立。目前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许多的语言中都能够发现这个事实，例如中文的“妈妈”，德语的 Mama，法语的 maman，西班牙语和荷兰语的 mama，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 mamma，希腊语的 mámmé。部分语言学家给出的解释是：“a”音的发出从语言学角度上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不需要借助舌头就能发出来的音。对于还不擅长运用舌头发音的小孩子来说，这是最容易发声的音。在婴儿阶段，妈妈长期陪伴，听到之后觉得是在叫自己，久而久之，mama 就成为了是对自己的称呼。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作是语言非任意性的一种佐证，因为婴儿总是发出“ma”的音。但我推倒这个推论的原因是我们不能知晓的是类似的事件是否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换言之，是否是语言的约定俗成反过来影响了“妈妈”这个词的读音在世界上的传播尚且不能确定。事实上，确实有证据表明，一些发达国家的殖民活动将他们的语言扩散传播到了被殖民的国家，而部分国家因其较高的文化传播力也将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促使语言中某些词

汇的融合甚至是重合。“妈妈”一词的读音究竟是不是自然形成很难直接下结论，需要更加细致的资料论证。除此之外，索绪尔论证感叹词和拟声词无法作为语言的任意性的反例时，我直觉是有些不同意的。感叹词和拟声词尽管占总体词语的比例不高，但作为构成语言的一部分，仍然值得讨论。当一个人受到冲击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嘴巴大张，发出一声大喊：“啊——”，而不是微启嘴唇，发出“哦”“额”之类的音节，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吗？

这本书除了带给我启迪和思考，也给了我思考和推演的空间。由于语句略显晦涩和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差别，我在许多地方感到了阅读的障碍。索绪尔对于“语言是分类命名集，跟一份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这一论调的反对理之一由是该论调“假定了有先于词存在的概念”。这句话让我有些费解。我对此有两种猜测：一是索绪尔认为“没有先于词存在的概念”，也就是“词是最早存在的（描述事物的）概念”；二是翻译本略有偏差，索绪尔的本意是该论调“假定了概念先于词存在”。两相比较之下，我认为第一种解释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在思考和阅读翻译本的过程里，我直观地感受到了语言的奥秘。语言力求精准，语言不容错漏，语言学是一门科学，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意义的走向和读者的理解。而原本和翻译本之间的沟壑是可以跨越但不容填平的，如果有相应的能力和机会，能够阅读原本，想必会更有身临其境之感，感悟也可能更深。